

## 01 幼稚園的門口埕

Kueh Ût-un

彼工經過幼稚園的門口埕，看著內底全全是糞埽、樹仔枝伶落葉，若親像誠久無人行踏的款。轉去厝聽阿母講起才知影，彼間我細漢讀的幼稚園因為少子化的關係，已經關欲成冬去矣。聽著這個消息，予我心內有淡薄仔稀微，因為對我來講，佇這個幼稚園的日子，就是我囡仔時代全部的記持。

講起幼稚園，可能無人讀比阮閣較久。別人開始讀幼稚園攏是五、六歲仔讀大班，抑無嘛是對三、四歲的中班開始讀。啊若我咧，人攏講我是將幼稚園當做大學來讀，自兩歲猶咧嗽奶喙仔就開始，讀甲強強欲老油條去！

因為誠細漢就去讀，所以逐工透早，我攏和阿母佇幼稚園的門口埕咧表演十八相送。阿母送我去幼稚園的時，我攏會摸阿母的衫仔角，用吼的、用花的，叫阿母毋通走，毋通放我一个佇幼稚園。阿母無我的法，又閣趕欲上班，伊就騙我講：「阿母先去買物件予你食，若日頭行到門口埕的時，阿母就轉來矣！」聽阿母按呢講，我就乖乖予老師舂入去教室內底，阿母毋才有法度去上班。

會記得彼時陣，我逐節的下課攏會共冊包揹咧，走去門口埕等阿母，外口的車來來去去，攏看無阿母來。一直

到欲上課矣，老師就會共我牽轉去，對我講：「你看，日頭猶佇遐遠呢！咱先轉來教室等，敢好？」等無阿母，雖然目屎猶津袂煞，毋過有老師溫柔的安搭，閣有囡仔伴嘻嘻嘩嘩，我就會將阿母先園踎一邊，綴老師、同學入去教室上課。

大漢了後才知影，我的父母因為愛上班，不得已才會共我遮爾仔細漢的囡仔，送去幼稚園和別个大漢囡仔濫，予我這個蹣大樓的孤囡，有囡仔伴陪我做伙大。

佇彼四冬，幼稚園的門口埕有我的目屎，有我和囡仔伴耍的笑聲。雖然我已經袂記得讀幼稚園的時陣，逐工上的課到底是啥物，猶毋過老師溫柔的笑容和伊佇門口埕舂我入去的情景，到今一直深深印佇我的頭殼內，怎樣仔都無法度放予袂記得。

## 02 剖王梨

楊喆希

熱人咧欲到矣，又閣是果子大出的季節。拄對彰化祖厝轉來的阿爸摺一跤大大跤的紙箱仔入門，我猶未看著內底是啥物物件，就先鼻著一陣酸甘甜的芳味。看阿爸摺甲大粒汗、細粒汗，我就趕緊共伊鬥相共。我問阿爸：「紙箱仔內底敢是王梨？」阿爸共紙箱仔因落來，用手腕共汗拭拭咧，伊講：「著啊！這是彰化阿公欲請你的喔！」

阿公、阿媽上疼孫，見若年節的時陣，阿公、阿媽知影阮欲轉去彰化，攞會攢規桌頂的果子等阮轉去啖糝，閣會坐佇邊仔聽阮講佇學校抑是厝裡的心適代。阮若欲轉去基隆，阿公閣會攢一大拖的果子予阮紮轉去。這站仔阿媽出車禍蹣佇病院，拄著學校考試，我無法度綴阿爸、阿母轉去看阿媽，阿公一個人照顧阿媽都遐無閒矣，想袂到伊猶會記得攢我上愛食的王梨，實在足感心的。

看著王梨我就喙饞，趕緊叨阿爸剖王梨予我食，阿爸那揀王梨那講：「你知無？王梨是用一支一支來計算的，阿公買這箱十外支王梨才兩三百箍爾爾，彼是庄跤所在才買會著的價數。」阿爸叫我跼邊仔看伊按怎剖王梨，伊講剖王梨的技術是細漢時仔四常恬恬倚佇阿公的身軀邊，看阿公咧剖王梨才沓沓仔學起來的。

阿爸先用菜刀共王梨頭恰王梨尾切掉，王梨的皮不止仔厚，欲削皮著愛較細膩咧。王梨皮削了才共王梨破開，中央有一支王梨心，阿爸講：「王梨心食起來粗粗會咬舌閣歹消化，一般人攞會提捫揀，毋過阿媽較惜福、驚拍損，會共提來炕肉，肉會變甲甜閣軟，加足好食的。」

阿爸共黃錦錦的王梨切做一塊一塊，拄好用齒戳仔戳咧塞入去喙空。阿爸戳一塊予我，伊嘛趕緊食一塊，阿爸呵咾阿公揀的王梨誠甜、誠好食。我想，阿爸食著的甜蜜是阿公對罔孫的關心，食王梨對阿爸來講應該是一種幸福的滋味。

從彼擺了後，我若食王梨就會想起彰化的阿公、阿媽。最近阿媽車禍著傷已經出院轉來厝裡矣，我欲趁歇熱轉去和阿公、阿媽做伙食王梨，毋過這擺換我來剖王梨！

### 03 青梅仔

張月純

有一擺清明轉去阿媽兜，看著塗跤有一包大大包的青梅仔，我伸跤出手就倚過去欲共阿媽鬥相共。阮先共青梅仔倒落去大面桶，用粗鹽共擱來擱去，閣共浞來浞去，有夠好耍的，敢若咧共青梅仔掠籠全款。梅仔慢慢仔、慢慢仔消風，苦水就走出來矣。我隨拈一粒塞入去喙內，哎唷！酸 ngiuh-ngiuh、鹹篤篤閣澀 kuāinn kuāinn。有夠歹食的，這是欲按怎食？阿媽緊共我講：「這猶袂使食啦！」

繼落去阿媽掙一跤大跤水桶過來，共我講：「乖孫的，去共這跤水桶洗予清氣。」這對我來講，就若桌頂拈柑咧，一下仔就共桶仔洗甲清氣 liu-liu 矣。看阿媽猶咧無閒，我真家婆，欲共青梅仔因落桶仔底。阿媽影著隨喝講：「袂使！袂使！」伊緊共水桶提去倒匳，才共我講：「彼梅仔若沐著水，毋但會生菇，規甕嘛攞去了了，就親像賣碗盤摔倒擔。」落尾阿媽閣叫我去摺石頭欲來砑梅仔，伊講：「鼓梅仔誠厚工，愛勻勻仔來，食緊是會拚破碗喔！」原來鼓梅仔嘛有遮濟銳角。

工課舞煞，阮做伙去灶跤。佇洗碗槽遐，阿媽跼落去共一个玻璃罐仔提出來，蓋一下開，隨鼻著芳貢貢的梅仔味，喙瀾就強欲津落來矣。阿媽擻鬚抖仔，抖一寡仔梅仔

起來，講：「這是舊年豉的，食看有好食無？」含佇喙內，鹹鹹、酸酸、甜甜閣齏齏，實在有夠好食的啦！我愈食愈繼喙。阿媽講：「食酸梅仔，糜飯食較會落，你加食一寡仔。」就按呢，我佻阿媽你一粒、我一粒，輪流提咧食，食甲笑微微。酸梅仔就若 môo-hui 全款，予我食牢咧。

阿媽自本就真勤儉，毋過有當時仔青梅仔誠貴，伊嘛是會共買轉來豉。這馬便若看著酸梅仔的罐仔欲空矣，我就緊敲電話共阿媽講：「阿媽，我閣欲酸梅仔。」伊攞會問講：「啊你這馬一頓食幾碗飯矣？」

逐擺食酸梅仔，共伊含跼喙內，沓沓仔含，沓沓享受酸甘甜仔酸甘甜的滋味，就會想起佻阿媽豉梅仔的趣味代，我攞感覺足幸福的。